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林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二

宋李劉撰

論事

代王縣丞上薛檢正

極○捕盜求改官○宋史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

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為大理評事嘉定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歷官參知政事封毘陵郡公加少保和國公致仕時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效微勞於采棒曾發宿奸

魏志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曹瞞傳曰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

晉崔豹古今注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用以夾車故謂開公道於青雲與之車輻趙廣漢傳其發奸摘伏如神

叨信賞

范曄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高適贈縣尉詩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曹鄴

杏園即席上同年詩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楊升菴丹鉛總錄云史記所云青雲之士蓋指聖賢立言傳世者後世乃以登仕路為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宏景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曰形入紫闥意在青雲袁象贈隱士庾易詩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見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羅網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說之青雲豈任進之謂哉韓非子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管子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漢宣

帝紀贊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吳志潘濬傳信賞必料虎
行法不可干唐書陸贄傳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

頭而苟免

莊子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料音聊

棄雞肋

而未能

九州春秋夏侯淵為黃忠所殺操臨漢中至陽平欲攻劉玄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乃出

令曰雞肋官屬不曉所謂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何以
知之脩曰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

欲還也俄操迴師後漢書楊脩傳曹操自平漢中欲因
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退何

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
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幸

而得之知所自矣切以驚牒度民者非國計之得已

僧史

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見高僧傳名籍限局必有憑
由即今祠部牒也唐會要曰天寶六年制僧尼令祠部

給牒則僧尼之亂名改作者乃王制之必誅今有偽為給牒自玄宗始

二三尺之綾遂可坐罔八百緡之鏹燕翼貽謀錄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

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路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六年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興販又增作八百千漢書注鏹錢貫也韻會以鏹貫錢也通作鏹是姦夫與人主同利賈山傳錢者亡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故平世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貨殖傳上爭王者之利

而天下乏財我能往彼亦能往歟

左傳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稽諸令甲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

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

耳後漢書后妃紀設外戚之禁編諸甲令注前書音義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載在

先庚

易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王弼注申命令謂之庚天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

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無怨咎矣

苟能掩羣而得其人

曲禮

大夫不掩羣疏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王制諸侯不掩羣注為盡物也則有第功

而改其秩

周必大論縣尉捕盜賞格云國朝會要凡縣尉躬親鬪敵捉殺賊全火以上合入令錄人

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

輿論猶疑其未厚

輿衆也易弟子與尸左傳輿人之誦臺

端至見於申明

唐百官志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職掌進名遷改及

令史考第臺內事專決亦號臺端

詎知應格之官終困舞文之吏

汲黯傳好

興事舞文法注舞猶弄也新唐書柳公綽傳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功疑從重顧以無可疑

而從輕

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令出惟行必欲扼其出而惟反

尚書

令出惟行弗惟反

自非國論恪守邦條孰云牛馬走之功

司馬遷傳

太史公牛馬走注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便有鷄犬飛之幸

神仙傳伍被得罪於淮南

王安恐為所誅乃誣告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漢史秘之恐人主廢萬機而競求安道乃言自殺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伏念某粗識丁字

新唐書張

宏靖傳宏靖素貴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宋王楙野客叢書云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語按續世說乃个字非丁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之誤又觀張翠微考異亦作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按所識不過十字即蜀

濫塵乙科

儒林傳歲課甲科四十人

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十年而到鳳池可羞

儕輩

夢溪筆談張虞進士第一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有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儕牀皆切說文等輩也左傳吾儕小人增韻類

也又在詣呼五百而取鼠穴何等勲庸崔豹古今注五伯一伍之伯也

五人曰伍五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龜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為一龜之主也

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制也後漢書虞詡傳走

卒注走卒五百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

武官五百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鞭杖者

也曹節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伍當也伯導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五百猶今之問事也晉書庾純傳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嘗有市魁者以此相譏焉唐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率教引咎自撻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趙奢傳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韓詩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然用一尉之酸寒揚雄傳東南一尉韓詩酸

寒漂陽尉五

十幾何髦 盡得羣兇之狼藉

漢書注狼藉甚盛韻會離披雜亂貌草不編為

狼藉不言祿而祿亦弗及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轉為丞

而丞亦負余

韓文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

負丞而丞負余

既有功而不見知

詩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

則為

善者亦何利

陳湯傳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會逢上哲出

正舊條事若出於天然

谷永傳陛下天然之性鄧騭傳陛下躬天然之姿賈逵傳陛下

通天然之明桓郁傳陛下躬天然之姿第五倫傳躬天然之德南史王僧虔傳僧虔論宋文帝書天然勝羊欣

功夫少於欣又云天然縱放

恩有為之地者

張湯傳不能為地灌

夫傳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注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也田延年傳欲為道地

伏遇某官

靖共正直

詩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注靖謀也共具也言有德未仕之君子勿汲汲求仕自有明君謀

具汝之爵明允篤誠

左傳有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位此斷章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晉起居注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文選先識博覽明允篤誠東坡集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允

篤誠坐

屈羣策數典廷平識胥阜百端之情偽

通典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

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

決詔獄冠法冠續漢書百官志廷尉平一人秩六百石

周禮胥有十二人注胥讀如胥謂其有才知為什長阜

賤人直馬者左傳士臣阜阜臣隸阜在早切馬闌也揚

雄太僕箴僕僕臣

屢將使指知寒素五剡之艱難

司馬相如傳宣

其使指剡奏剡也法言奏不剡

察其捕蒲澤之姦可僥寸賞

左傳鄭國多盜取人

於荏苒之澤荏胡官切韻會亂也苒馮無切爾雅苒鬼目

憐其索長安之米將及三

年東方朔傳無令但索長安米詳見一卷首條

故因屯膏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

膏施未光也注處尊位不能恢宏博
施屯難其膏澤非能光其施者也
復申吳命易重吳以申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疏風
之隨至非是令初故訓以申命行事
惟是望賜更欲乞

靈左傳齊來乞師曰願乞靈於臧氏
使早遂通籍之圖元帝紀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

通籍注籍者為二尺作牒記其年紀名字縣之宮門案
省相應乃得入也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注通籍不

禁止令得出入也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
籍長信宮注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無久

受逆旅之困李斯傳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潘岳傳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舍於逆旅外傳曰

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舊唐書馬周傳宿於新豐逆
旅主人惟供諸商販而不顧待駱賓王集遂歸逆旅再

軫危途歐陽永叔詩
道路今猶困旅人
是為終始盡出生成某敢不俯策

鴛庸

蘇武傳陵雖鴛怯王陵傳陛下不知其鴛下石奮傳疲鴛無以輔治師古曰鴛凡馬之稱故以自喻

仰酬駿惠

詩駿惠我文王曾孫鴛之注大順文王之意此借用

日之夕矣踏可免

於選人

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宋史選舉志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言選格可以見功

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為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又按東坡與鮮于子駿尺牘云若可踏逐辟召幸先之以此見踏逐為當時語

天實臨之報敢忘於國士

豫讓傳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

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上樞密鄭知院

昭先○宋史寧宗嘉定七年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出幕罔功妄作大鈞之問

劉禹錫有問大鈞賦詳見前

掃門得請敬

投光範之書

高五王傳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

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以為舍人餘見前

引吭何有於鏗鎗

韓詩引吭吐鏗轟

出吻謾勞於營度

韓文每營度欲出口吻

姑裁狂簡仰

黷高明

孔融傳高明必為偉器

伏念某質窳而材凡

窳音愈勇士切說文汚箭

也史記器不苦窳缺也又墮窳病也

氣凋而力腐

韓文弱於才而腐於力

少也師為

已之學未深志於四方

左傳子有四方之志禮記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

先有志於其所有事孔叢子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當羣聚乎

壯而恥有道之貧

始強顏於一第

駱賓王啟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每懷

竹帛之尺寸

鄧禹傳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詎甘溝瀆之尋常

爾雅

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六尺曰尋倍尋曰常孔鮒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股也倍尋謂之常

俛焉孳孳

俛本作頽漢書注即俯字亦音勉孳致通禮記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為爾寂

寂

晉書桓溫傳溫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南齊書王融字元長自

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猶有布韋之氣習

山谷

詩平生習氣須料理

未忘子墨之生涯

揚雄傳卿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

為客卿以風王荆公詩多難飄零歲月賒空餘文墨舊生涯

灰撥陰何不過人間煙

火之語

山谷詩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後山詩話言深思苦求乃得西京雜記揚子雲曰長卿賦似

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山谷跋東坡卜算子詞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

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氣摩屈賈亦非天上雲漢之章

杜詩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然小人僅可以小知故大

慙或謂之大好

韓文與馮宿論文書僕為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

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劉後村啟大慙謂之大小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可以小知焉觀斯文之鉅麗

摹訓誥之軌範稍續茶經

唐陸羽著茶經蒸焙有法留藏有方烹煎有訣甫里先生

陸龜蒙嗜茶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自為品題以繼茶經東坡詩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準筆削之權衡頗脩僧史

宋史藝文志僧贊寧撰僧史略三卷

雖諸公貴

人欲出其門下

韓文柳子厚墓志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之然古來此物當棄之道傍

山谷詩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

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嘗擲棄官道傍

迄回蓬島之船

郊祀志蓬

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

去泛瞿塘之棹

僧圓澤詩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

郾城之陪宗閔本圖向闕以連

鑣韓退之郾城晚飲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詩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

飲即是連鑣向闕時馮李謂
馮宿李宗閔時並從征故云
少陵之客嚴公幾入磨牙

之吮血

雲溪友議嚴武擁麾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
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

也武恚日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座皆笑以
彌縫之房太尉縮亦微有所忤憂怖成疾二公幾不免
虎口矣李白作蜀道難為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
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
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二年劍外杜詩劍
收薊北又草木變衰行劍外又劍外官人冷
又劍外春天遠又何曾劍外清皆指蜀言
寸步矛頭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與顧愷之同在殷仲堪座共作
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動
與仇謀詎敢愛鴻毛之命
韓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又
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嘗有天幸乃偶全馬革之屍

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游俠傳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馬援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還塋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擊柱以爭功 叔孫通傳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姑闔門而俟罪西

曹地忍幸不汝疵

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耳左

傳子取予求

不爾瑕疵 東閣天寬理難自絕

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朱雲傳且留

我東閣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

賓客以別於椽史官屬也閣音葛說文門旁戶也爾雅

小閣謂實為時輩所見推許夸哉韓子之辭

昌黎潮州謝上表臣

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

圖報國恩獨

惟文章悲矣柳侯之志

柳子厚獻平淮西雅表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

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

然果恥匹夫之弗獲

韓文聞古之君子相其君

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

之是亦不得其所矣

詎容名一藝而不庸

韓文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冒

焉以前恃此無恐

左傳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棄職其若先王何恃此以不恐韓文若防之

制水恃以無恐

恭惟某官冠冕四輔

蜀志姜維傳注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尚書亂為四

輔傳為我四維之輔禮運注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為四輔大戴禮周公立於前謂之道太公立於左謂之充召

公立於右謂之弼史佚立於後謂之丞是為四輔

柱石九筵

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

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元后傳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朱浮傳事有柱石之寄注以屋為喻也周禮注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自其不卑小官之時已見將降大任之器獨司兵本全

樞機品式之功

爰盜傳絳侯為太尉本兵柄注執兵權之本宣帝紀樞機周密品式具備上下

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參秉國鈞總甲冑衣裳之柄

詩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注均平

也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疏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其所維制尚書惟甲冑啟戎惟衣裳在笥孔傳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用

有常立武

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

因以為戒然

無競維人

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注言人君為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

人則國齊人歸鄆謹之田已見仲尼之小試左傳定公十年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田按宋史寧宗嘉定元年六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所謂齊人

歸田也宣王復文武之境亦惟方叔之壯猷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

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諒欲四夷之來王尚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益思九德之咸事

尚書九德咸爾惟麴蘖固將齊酒醴之和尚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

之雖有絲麻定不棄蒯菅之賤左傳楚人入鄆菅無備故也詩曰雖有絲麻無

棄蒯管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此逸詩也絲可為帛麻可為布皆精細之物也蒯苦怪切茅之類可為繩管音奸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為索皆草之麤者

尚念某百無操挾再

有干摩

蘇秦傳以出揣摩索隱曰摩姥何反高誘曰摩合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

天下

官豈以洵故冗耶或容寸進

見第一卷末條

海內士賢於隗者

至矣是在一陶

崔駰傳坏冶一陶餘見第一卷上曾運使條

上衛參帥

涇口辭權司戶○衛涇字清叔華亭人舉進士第一抗直尚氣節屢上封事論

宰執專權不為勢怵勸光宗朝壽皇請誅韓侂胄歷官參知政事三世同居御書友順二字扁其堂一統志涇自華亭徙居崑山之石浦淳熙中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歷事三朝出入內外憂國

忘家終始一節與朱文公友善文公卒移文新安
取經書傳注刊行卒贈太師諡文節○第三十二
卷有通潭州曾司戶啟益辭
而不允衛涇時為湖南帥

請隣祭竈正虞誑道之非

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為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隣忠怪之使所親問寶寶曰道不可誑身
誑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越俎代庖滋

負畔官之恥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尊俎而代之矣尚書畔官離次

處賤良難

於拒貴

曲禮長者賜賤者不敢辭柳文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

貨幣慎勿納過岐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
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

也

以拒靡初猶願於圖終

尚書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

退未遂於一辭

禮記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告敢忘於三瀆

易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

切以士伸於知已固若錐之處囊

史記晏嬰傳越石父賢在

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平原君傳夫賢士之處世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上急於貪賢則有羅而致幕

新唐書孔戣傳韓愈上疏留戣曰今戣據禮求退陛

下若不聽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韓文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荆公詩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賢名上所貪韓文以下至如常鱗凡介之儔匹

韓文天池之濱

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儔匹也

何計雙鳧乘鴈之去來

揚雄

傳譬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
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彼方惡蟹於水中

解

傳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東
坡詩怒移水中蟹詳見前

此敢探龍於領下

莊子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
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伏念某自紆士服

紆音於韻

會縈粗識廉隅

說文廉仄也徐曰稜也儀禮注側邊曰廉禮記注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

隅隙也又方也角也詩維德之隅注疏隅者角廉者稜
角必有稜以比屋之外角喻人貌由內而外正儒行近

文章砥礪廉隅東坡
詩夢回布被起廉隅

萬物皆塵妄意古人之學業

蔡襄詩世

間萬物皆塵土留
取功名久遠看

一科不補墮身俗吏之簿書

韓文豈不登名

於一科分曾不補其遺餘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今趨蹌閣前之鈴

韓詩點綴簿上

雖倚賴

天涯之釣

杜詩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然於苟賤

甘茂傳以苟賤不廉聞於世

終

不忍為誰誤兩連帥之知

禮記五國以為屬屬有帥俾承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三語掾之乏

晉書阮瞻字千里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比權量力等齊汨之與俱

賈誼過秦論度

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詳見前

商財計資真唯阿

之相去

韓文高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高卑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注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

賤質而貴文老子翼云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呂吉甫云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相去幾何

奈朝

有逐客之令

李斯傳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使士無出位之思難恥過

以作非

尚書無恥過作非孔傳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盍為法而受惡

左傳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彼有取爾藉不為鼯鼠而

發機

魏志杜襲為丞相長史時許攸不附太祖而有慢言欲先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

之鍾不以筵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

仰而思之何苦與鷄鶩

而爭食

屈原卜居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當望塵而雅拜

潘岳傳岳性輕

蹀超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何武傳繫辟雅拜服虔人行禮容拜也嘗敷衽

以陳詞

離騷經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得此中正

言語精神不能自明

韓文意難

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

頑頓集詬殆於無恥

陳平傳士

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注頑頓謂無廉隅也杜賈誼傳集詬之節注集詬謂無志分也集音胡詬反杜

陵既蹭蹬於垂翅忍辭大臣

杜詩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又常擬報一飯沉懷

臣

韓子非狂惑而喪心豈傲相國

韓愈釋言若夫狂惑喪心之夫蹈河

而入火妄言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二公合處而會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宰相又傲翰林

其將

何求今日之受非前日之受是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易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萬蹀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一矜從俾自得湖山之外韓文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尺寸勉竭固猶在邦域之中孔光傳卒無尺寸之效恭惟某官勲

塞兩儀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惠斂一道韓文斂此大惠今施施一川翁受敷

施而下士之風厚見前旁招謹簡而蓄德之地寬尚書旁招

俊又慎簡乃僚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陝而東陝而西方宏周召之

化史記召公世家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郡國志陝縣有陝

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洛之南洛之北自多

温石之材

韓文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温生

願從祝鷄之翁

列仙傳祝鷄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頭

暮棲樹下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池養魚後登吳山鴉雀數

百常出其旁北夢瑣言李太尉德裕左降朱崖與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朱崖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往往飛

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耳杜徑返屠羊之肆
見第一卷

詩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鷄翁
上董制置

條庶不重勞於造化
賈誼傳天地為鑪分造化為工莊子以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淮

南子造化者之攬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
抑令少遠於嫌疑
禮記決嫌疑別同異
某

敢不洗濯其心

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洒亦作洗山禮切說文滌也平帝紀洒心

自新靖共爾位

詩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詳見前

大鈞播物切勿為小智而

私

賈誼傳大鈞播物兮塊北無垠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直道事人持

此作曲成之報

繫辭曲成萬物而不遺

代趙縣丞上衛參帥

師展。參帥蓋衛涇時帥湖南

進光範之三書昔徵一顧

韓文伯樂一顧增價三倍餘見前

試監田之

貳令今隸四封

韓文藍田縣丞廳記丞之職所以貳令左傳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張

儀傳蔽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守四封之內

事非出於天然

谷永傳陛下天然之性詳見前

誰肯為之地者

灌夫傳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注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也田延年傳欲為道地切恃處囊之舊遂忘躍

治之嫌

俱見前

歲在丁卯之間

丁卯謂寧宗開禧三年是年吳曦叛自稱蜀王

日

有戊申之奏

趙充國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行人爭御下

暴骨於三軍

國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

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盱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權首逋誅上寒心者累月後漢書夫

為權首鮮或不及吳王濞傳毋為權首將受其咎殺浩傳寇讐稽誅姦逆並起東坡詩天誅亦久稽李斯傳足

以為寒心荆軻傳足為寒心谷永傳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孫楚書引領南望良用寒心維時新豐

之旅舊唐書馬周傳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忍愧宗周之瘳左傳楚不恤其緯而憂宗

周之隕虎守九關難叩閣而告天子離騷虎豹九關兮啄害下人些張衡賦叫

帝閣使闢扉兮觀天皇於瓊宮鵲遶三匝遂升階而揖侍郎韓詩升階揖侍郎餘

見前冒投銜袖之書韓文文書銜袖賈島詩銜袖有新詩欲見張與韓極論寢新

之勢賈誼傳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恐坐西曹之謫陳

傳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注適讀曰謫按舊法令而罰之也反蒙東閣之延公孫宏傳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小門也引之後堂使竭陳其議論待以

前席多優假之過辭

賈誼傳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不踰時

聞所陳略施行矣

賈誼傳贊追觀孝文元嘿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

為知

已死此意何敢忘耶

史記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東坡與刁景純書吳興自晉以

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敢忘耶

伏念某強

名皇宗其實素士

南史始興王傳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寡更

生之經術蹉跎太乙之期

王子年拾遺記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

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爛然大明因以照向說開闔以前事向因受洪範五行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

天帝聞金卯之子
有博學者下觀焉
乏太白之詞章
牢落長庚之夢
李陽冰草

堂集序李白字太白涼武昭王九世孫
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上林賦
牢落陸離魏都

賦臨菑牢落
鄆郢丘墟
然猶可自別於流俗
未嘗肯受知於衆人

逢麴未免於流涎
杜詩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見彈

何嫌於求灸
莊子且女大旱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灸
三吐哺而下白

屋昔者見之
蕭望之傳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
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說苑周公下白屋七十人而天下之士

皆至高彪傳垂接白屋王莽傳開門延士
下及白屋吾丘壽王傳由窮巷起白屋
一舉手而轉

清波今其時矣

韓丈庸詎知有力者不衰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欲

卜終身之計試裁小子之章恭惟某官學覺天民忠結

人主

司馬遷傳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禮樂三千字早獨幹於倫魁

夏竦詩縱橫禮樂三千字幹烏括切說文蠡柄也揚雄傳廼搜速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注冠等倫而魁傑

才名四十年晚始參於政路

杜詩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陳後山詩才名四十

年盛氣蓋諸儒惟其已大而物小是以退易而進難

禮記事君難進而易

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遠使問潞公之年幸其未老

文彥博傳彥博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

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

兒童誦君實之字持此安歸

東坡詩兒童誦君實走卒

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魏志鍾會傳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

入亞秩於紫宸

梁王僧辨表紫宸曠位江淹文衍教紫宸唐六典紫宸殿即內朝正殿也兩京

記大明宮有紫宸殿在宣政殿北即內衙正殿唐會要右補闕施敬本疏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出

分符於赤社

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

左以與之史記三王世家受茲赤社

展洞庭九州之大聊卧孤舟

韓詩洞庭九州

間厥大誰與讓南匪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里吞吐各殊狀

措長沙千里之平如

安九鼎

韓詩長沙千里平左傳夏之有德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又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帖楚

之衣裳一正

帖音鐵通作帖廣韻安也服也公羊傳僖四年卒帖荆注服也博雅靜也穀梁傳衣

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歸周之袞繡何疑詩我覯之子

歸無所於汝信處馬勃牛溲儻廣儲藏之用韓文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鼠肝蟲臂敢干亭毒之中莊子以汝

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又通於亭毒之表列子亭之毒之注亭毒化育也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毒韻會

音篤官豈以洵故冗邪士賢於隗者至矣俱見前某敢不服

襲廉勤刮摩躁妄

韓文刮垢磨光

小草有遠志敢自詭於參苓

世說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名謝未即答郝參軍答

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山谷詩青
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松下有千歲苓自性
得久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舊唐書
元行冲傳行冲性不阿順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
貴家儲蓄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病門
下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曰此吾藥
籠中物何可一日無大匠無棄材或兼收於居楔韓文送張道士詩大匠無棄材
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進學解構櫨
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上安撫衛大參

涇

備老聃之役不贏數米之糧

莊子老聃之役有庾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又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郭象注理錐刀之末也又南榮越倚孔
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音盈方言儼也

子之墻輒起鑄金之問

揚子人有倚孔子之墻誦莊韓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

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又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問鑄金得鑄人

見彈固嫌於太早索裘尤戒於大

寒敢因麴車之逢

俱見前

預祝甌窶之滿

史記滑稽傳楚大發兵加齊齊

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馮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伏念某門庠無挾質弱不張迫於三釜之

謀妄斗升之噉嚼

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任三釜而心樂噉音讒與饒通饜也韓詩雖食八九

無嚼名嚼噬也或作嘍山谷詩看人取卿相妄意亦嘍嚼墮在一科之底空分寸以

躋攀

底下也韓詩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萬丈強

尋飲露之湘纍

楚辭飲菌苦之

朝露兮揚雄反騷敬弔楚之湘纍柳文魂其安遊觀相纍兮不以罪死曰纍

難乞火於曹相

荆通傳初田榮叛項羽劫齊士不與者死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里母即東蘊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者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願足下使人禮之相國曰敬受

命皆以為上賓韓詩外傳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賈生曰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然物有所感事有適可不為之先賈生曰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曹相國因賈生

元戎十乘忽來霄漢之邊

詩元戎十

迎東郭先生梁石君

乘以先泰階六符首照盆盎之下

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詳見前盎於浪

切廣雅盎謂之盆甌甌壺缶也說文盎盆也山谷詩碌碌盆盎中陳簡齋詩盆盎三年裡詩名四海傳言監酒

稅受約束於大府

韓文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郅都傳郡守畏都如大府言

猶如統屬之也 付竿牘於小夫 莊子小夫之知 不離苞苴竿牘 苦乏君房之語

言 賈捐之傳君房下 筆言語妙天下 輒冒晉公之書記 新唐書舒元興 傳擢高第有能

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 文檄豪傑一時推許 代匱丞壁 左傳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君子指在位者

言君子或有匱乏之時不可不得人 以 承乏椽曹 左傳 攝官

代其事也 韓文有藍田縣丞廳壁記 承乏言攝其官守承其空乏以事 初無左右之容 馬援 傳無

君猶云代匱杜詩椽曹乘逸興 公輔一言之薦無 亶為特達之遇 四子講德論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過

左右為容之介 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 韻會云特但也獨也

禮記珪璋特達德也 疏云行聘之時惟執珪璋特以通

達不加 今既數月矣幸免適於西曹 陳遵傳西曹以故 事適之師古曰適

餘幣

讀曰謫案舊法
令而罰之也

勤至他人乎盍輸誠於東閣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

於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答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太叔拜以答之梅福傳且留我東閣欲借一陶之力

將為再命之階近水樓臺諒不難於得月

俱見前

連雲

門戶幸無憚於捲簾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

侍郎曰積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恭惟某官柱

石朝家

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

及其石也朝家猶言朝廷新唐書劉巨容傳朝家多負人顏真卿傳朝家使程萬里統十萬衆自太行而來周

必大詩朝家法備農商信王安石詩須信朝家重儒術
一時同榜用三人又尊賢優老朝家美又朝家意在取

遺權衡士類衡山千里暫勤申伯之于蕃禮記自江至於衡山千里

而遙宋湖南安撫司在潭州即今長沙府也衡山在衡陽縣北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注

四國有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藩屏淇澳三章即詠武公之入相詩序淇澳美武

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廣馬勃牛溲之

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厚豕苓鷄壅之儲莊

蓄韓文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豈無他人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癰也豕零也是時豈無他人
為帝者也注豕零即猪苓雞癰即雞頭名茈豈無他人
皆借吹噓而送上詩豈無他人惟子之故杜詩揚雄
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頗

有此客必蒙摸索於暗中

謝安傳征西大將軍桓溫請安為司馬既到溫甚喜言生

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餘見前

忍飢既及於明年

東坡詩忍

飢待食明年

卜稼請從於嗣歲

禮記社之日位卜來年之稼詩載燔載烈以興

嗣某縱無以報

東坡祭韓忠獻公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敢負此心身雖未

可以許人

史記刺客傳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注禮記云父母存不許人以死

士固必伸

於知已黑頭宰相必賸滋九畹之蘭

俱見前

白脚門生或

請備一株之李

談叢王泠然上裴耀卿書云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

也

代上安撫乞寬假

采杖禽姦罪已幾於失入

見本卷首條

洪鈞貸下情卒附於

從輕

貸音泰說文施也又借也

愧在其肝

東坡詩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

感深至

骨永言百吏之底

杜詩有才無命百僚底山谷詩法當憔悴百僚底

無如一尉

之卑

揚雄傳東南一尉白樂天詩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路途雖遠位雖卑月俸猶堪活

妻
子日噉二升便謂養鷹鷄以逐鳥雀

南史傳僧祐與子琰並為山陰令著

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不以示人時劉元明歷山陰令政常為第一琰子翹代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噉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也左傳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鷄之逐

鳥雀也。夜半片紙常使搏虎豹而捕龍蛇稍遺亡命之徒

張耳傳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吳漢傳亡命至漁陽蔡邕傳張敞亡命

擢授劇州又亡命江海遠即褫告身而去褫音池說文奪衣也易終

朝三褫之唐制凡選主者受行旨而奏行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至德中專以官

爵賞功及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江陵幾雜志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

至有毫釐之謬禮記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難三尺之逃杜周傳不循三尺法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要之為不捕之猫尉真無狀崔祐甫傳禮迎猫為

其能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猫職不修東坡集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

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
史記蘇之治水無狀索隱曰言無功狀杜延年傳甚亡
狀師古曰無善狀杜欽傳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師古曰無狀猶言不肖賈誼傳自傷為傅無狀章帝紀
詔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注謂其
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 至於鞫受辯之鼠

職在有司

張湯傳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薰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某之迂愚人所鄙笑無子真之

骨浪求吏隱於吳門

梅福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為郡文學補南昌尉王莽顛政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云互見前李詩一尉居倥忽梅生有仙骨杜詩吏隱逢梅福遊山憶謝公非隨會之材安得盜奔於秦國

左傳

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
無倖民列子晉國苦盜晉侯問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
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中魚者不祥智析隱匿者有殃
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於是用隨會而羣盜奔秦焉
既青羶之物略在王獻之傳獻之

夜卧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
之徐曰偷兒青羶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而絳裾之迹粗

明

張敞傳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乃召其酋長數人責問因贖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皆以為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絳或作縫虞翻傳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悉上送官乞從辯

究惟良折獄反責過差

尚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罪無在多已聽惟

行之令

尚書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又令出惟行

人有不及誰原可恕之

情

晉書衛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伏

遇某官日月容光山藪藏疾

左傳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俯念鼠肝之

細

莊子以汝為蟲臂乎以汝為鼠肝乎

難安鷄肋之拳

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

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罪疑惟輕但令勿誤於庶獄

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人誰無過寧忍求備於

一夫

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尚書毋忿疾于頑毋求備于一夫

致此孤危迄

從寬假某敢不謹衡諸念深佩此恩王者之法若江河

不再犯矣君子之過如日月願一洗之

代上楊提刑

求庇

主會計之文書恐無多日瞻光華之禮樂將近二天

前見

亟函疵賤之名

韓詩自嗟孤賤足瑕疵范石湖詩物情棄疵賤

謹候涓疇之聽

涓音蠲石奮傳為高祖中涓陳勝傳涓人注涓人主潔除之人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四人為儔律歷志

疇人子弟伏念某一寒無似范睢傳范叔一寒如此哉禮記哀公曰寡人雖無似也注無似

猶言不肖百拙有餘十年身事於考亭未聞大道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

千載胄傳於渭水安識壯圖

史記

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杜詩居然 妄緣一日之長 世說顧劭問龐士元吾與子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

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 躡受乙 有一日之長王珪曰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科之寵 儒林傳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 中更家棘 詩棘人樂樂兮傳棘急也箋急于哀

戚之人形貌 藥藥然瘦瘠 遂爽戍瓜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宋蕭

參希通錄云士大夫以交代為瓜期據此乃一季代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況因請代弗許而作亂非美事乎

甘蹠蹠者九年 莊子蹠蹠而行跨音蹠義同蹠蹠行不進也 始睢盱於寸祿

睢翹規切說文仰目也盱匈于切說文張目也莊子盱盱睢睢前五行政志萬眾睢睢一曰睢盱小人喜悅貌左

思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李頎送盧少府詩行人懷寸祿小吏獻新圖白氏六帖縣尉一命寸祿王

珣能令公喜恐未必然

郝超傳超為大司馬桓溫參軍傾意禮待時王珣為溫主簿亦

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孫寶安得自高聊

復爾耳

孫寶傳士安得自高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

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北史慕容紹宗自云有水

厄遂于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主簿房豹白曰公若實有水厄非禳所能卻若其實無禳之何有

紹宗笑曰不能免浴為復爾耳

惟是塵埃而捶楚

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詳見前

孰為風雨之幘幘

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幘也

敢持矮屋

之官

天寶遺事進士張彖授華陰簿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于政每申舉一事

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

衣適于

嵩山 聊累崇臺之芘恭惟某官果達而藝清任以和

自其不辭於小官可卜晚成之大器

老子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

編之詩書而無愧肯詭十禽

韓文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

地之間而無虧

送以禮樂而有光遙驅四牡

見前肅受周祥刑之

寄

尚書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實專唐採訪之權

唐百官志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

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置使

展衡山千里而遙民

無遺便

禮記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韓文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欲於江西八州無遺便

滋沅

湘九畹之種士有特招

楚辭濟沅湘以南征兮又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漢武帝紀朕嘉

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有如至賤以至愚自此受容

而受察

韓文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

主簿自有職分雖無可

備於使令

韓文主簿尉乃有分職

使臣周爰咨諏更乞曲加於全

護

詩載馳驅周爰咨諏傳忠信為周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箋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

賢人則于是訪問求善道也

代許提幹上丞相

宋建炎四年詔諸路提刑司除武臣提刑添置幹辦公事官許

其存留文臣一員此提刑幹也熙寧六年提舉常平司置主管官五年改為幹辦公事此常平幹也宣和間置茶鹽提舉屬官一員此茶鹽幹也紹興十一年置提舉坑冶司幹辦公事一員此提舉泉幹也詳啟意當是坑冶司提幹

贊治鑄之司滿秩濡須之塢

說文治銷也遭熱即流遇冷即合與冰同意故從冰

鑄讀如唾呪之呪說文銷金也董仲舒傳惟冶者之所鑄淮南子冶工之鑄器濡須水在今廬州府巢縣一名天河水俗呼馬尾溝源出巢湖吳志呂蒙傳蒙從權拒曹公于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宋龔相濡須塢詩南北安危限兩關迅流一去幾時還淒涼千古干戈地春水方生鷗自閑宋提舉司治所在無為軍巢其屬邑也恃鑪錘之舊歸身光範之門

錘主累切莊子皆在鑪播之間耳播亦作錘皆治鍛

而為器者
餘見前
持幕府十年之蹤

李廣傳莫府省文書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軍

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杜
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干泰階六符之照

見前切

惟遺大投艱之日

尚書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正任賢使能之時

天既全付予有家昆夷喙矣

韓昌黎平淮西碑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子予

不能事事其何以見郊廟詩混夷駮矣維其喙矣注混夷狄國也駮突喙困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

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

我惟無數其康事烝徒楫之

尚書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詩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注淠舟行貌烝眾也淠淠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舟人以楫櫂之故也興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與其拮

据捋茶之獨勞

詩予手拈据予所捋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瘞拈音吉据音居攬持攬据謂以手

爪揭持草也茶萑苕也予所捋者是茶之草言作巢之苦不若疏附奔走之分任

子詩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傅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通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

臣折衝曰禦侮孔明之布公道先廣腹心

蜀志諸葛亮評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均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用心平而勸戒明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玄齡之訪

賢才在恢耳目

舊唐書房喬字玄齡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

獨先取人物致之幕府使嘉魚不入於釣罩

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疏嘉魚喻賢者有善德罩音笮傳罩罩籠也捕魚器也籠助角反捕魚籠也爾雅籠謂之罩李巡曰編細竹以捕魚也韓詩依然

當鼎味豈不辱鈞單則凡馬空費於豆芻誠能開衆正之路杜羣

枉之門

劉向傳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何難建久安之勢成長治

之策

賈誼傳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名譽之美垂于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以承祖廟以

奉六親至孝也

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續師保萬民之

功人羨魯公之拜後

尚書惟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宋史理宗紹定六年史彌遠進太

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開父子三公之美天諒史丹之

推誠

史丹傳贊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

以加

不惟歸齊疆之侵

法言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又將取燕

人之悅寧王遺寶果全璧以來歸

尚書寧王遺我大寶龜史記蕭相如傳趙

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求人可使報秦者相如曰臣願捧璧往使城入

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宋史寧宗嘉定十五年正月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詳見首卷代

趙催綱上丞相條

下國綴旒爭奉珍而入賀

詩帝命式於九圍受大球小球為下

國綴旒注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長三尺斑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

言受也湯執珪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諒翁受於九德

尚書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

益用勤施於四方

尚書惟公德明先於上下勤施於四方

庶幾

折千里之衝

前見

無使有一朝之患如某者揆材無似

禮記

哀公曰寡人雖無似
注無似猶言不肖

知命不猶

詩藝彼小星維參與昴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

命不猶注猶若也不若者
言禮命之數不同此借用

向者偶然一第之登固在作

者七人之後再命既升於畿幕

周禮再命受服選
詩結綬登王畿

三熏

幾沐於甄陶

韓文三浴
而三熏之

不虞局促之駒

灌夫傳局促
效轅下駒

竟

作差池之燕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
羽箋謂舒張其尾翼

一星終矣

左傳十二
年矣是謂

一終一星終也歲
星十二歲一周天

十日寒之茲偶幸於章交

漢書章
交公車復

得瞻於禮樂草茅言天下聊復陳千一之愚

新唐書馬
周傳贊周

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
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韓信傳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桃李在公門或不罪再三之獻

見上卷代見丞相條

代王丞上丞相

躡南墻之故迹有幸終更

韓文藍田縣丞廳壁記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更

工衡反漢書注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亟還

企東閣

之翹材無能為役

西京雜記平津侯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賢士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

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左傳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言不足為其役使也

徒以生

三台之下久於望六符之光

俱見前

既乏根柢之先容

鄒陽

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恐成草木之徒腐

後漢書朱

穆傳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新唐書高儉竇威傳贊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迹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鏹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東坡淮陰侯廟碑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則敢修駢斐敬布依歸伏念將軍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

某赤城迂儒

孫靈符會稽記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懸雷十仞謂之瀑布飛流洒

散冬夏不竭山谷絕澗崢嶸無底長松葛藟幽藹其上又云赤城山內則有天台虛嶽玉室璿臺名山略記赤城山一名燒山其上石壁皆如霞色望之如雉堞故名東鄉司君所居洞周回三百里上有玉清平天按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為第六大洞天白屋賤士蕭望之傳非周公致白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詳見前壯歲從燭湖之學敢論同門之朋中年

題慈恩之名偶直更弦之化

撫言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

年中推善書者記之他日有將相則朱書之戴氏鼠璞云予得唐鴈塔題名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時于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焚香耳若以鴈塔題名為登第慶賀之辭則雖已長伯樂之廐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韓文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

未及掃曹相之門

見前

供簿四方

空釣鰲於海上

侯鯖錄李白謁宰相板上題云海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

鰲以何物為釣線白曰以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線明月為鈎又曰以何物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宰相竦然杜詩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又云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此兼用兩事

貳

令一邑聊聽鶴於雲間

陸機傳華亭鶴
唳豈可復聞乎

適逢操刀製錦

之傷

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連為越俎代庖之役

莊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尊俎而代之

士民相安其勞拙

陽城傳撫字心
勞征科政拙

臺府過謂之廉勤然所謂推轂之章

漢書呂氏雅故本
推轂高帝就天下

馮唐傳跪而推轂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師
古曰言薦舉人如推轂之運轉也田蚡傳推轂趙綰為

御史大夫師古曰謂升
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竟奪於負舟之力

莊子藏山於
澤藏舟於壑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辟書在手元非夢鹿之真

阮籍

傳辟書始下下走為首柳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列子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而斃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塗而詠其事傍人用其言而取之薪者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遂訟而爭之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士師將復夢分

銓法如毛率是待羝之乳

杜詩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蘇武

人鹿乎

傳收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壯羊也羝不當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頭白馬生角之比也

極知乾璞

應劭傳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人亦寶燕石緹縵十重夫覩之者掩口胡盧

而難問大鈞

劉禹錫有問大鈞賦詳見前

然橘柚粗梨既匪老人之

宜種

莊子粗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老泉集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

櫻闌店楔

惟祈宰相之兼收

見前代趙縣丞上衛參帥條

况大臣以至公為心

令匹夫無不被其澤敢以尚能起拜之賤

黃霸傳長吏許丞老病聾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頗重聽何傷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仰依雜進

巧拙之仁

韓文登明遜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

恭惟某官世濟王勲

周禮夏官司勲王功曰勲注輔成王業若周公

家傳相業我聞在昔有伊尹伊

陟之相望

尚書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

上民到于今稱召虎召公之是似

召康公奭十六世孫召穆公虎佐宣王平

淮夷故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予曰無小子召公是似注似嗣也汝之所為乃

嗣汝先祖
召公之功
然雖箕裘於鼎鼐

禮記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疏裘

衣裘也良治之子習見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故子弟仍學為裘續補獸皮片片相合箕柳箕良弓之子習見世業使幹角屈撓調和成弓故子弟仍學為箕取柳之和軟撓之成箕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彛器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漢書宣帝時漢陽得寶鼎上刻書曰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議曰殆周之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者未能粉澤於旂常
釋名九旗之名也杜詩調和鼎鼐新日月為常畫日

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為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倚依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按鼎鼐旂常皆銘功之物
詎如格天格帝之勲卓

乎是父是子之懿

揚子法言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從

容而調萬化談笑而制四夷六十之甲子甫周已是十

六年之相國

宋史寧宗嘉定元年冬十月史彌遠為右丞相此啟蓋十六年所上

八千歲

之春秋方盛會當率千八百而朝王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賈誼傳春秋鼎盛淮南子禹決江疏河隨山刊木平水土定千八百國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孔融傳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諒圖百志之惟熙

尚書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益思九

德之成事

尚書九德成事

老者之閱少者之決參用所長

十二國史

齊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矣君悔之使追焉使者不追還曰臣見所與同載者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決之此必

洋然而動于然而來各安所適

韓文今若聞有

能理東阿矣

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下枯槁沉溺嗚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

公有無窮之聞

尚書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

其永孚于休

尚書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尚念某壯

雖無聞老尚有志王通之門出房杜或能垂記於賈瓊

杜淹文中子世家王通字仲淹隋文帝時奏太平十二策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大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諸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諸葛之器亞管蕭終不遺於廖立

蜀志諸葛武侯傳贊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

匹也。廖立傳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以為巴郡太守，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之貳，而更游散，常懷快快。丞相亮表廢為民立躬耕，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袵矣。」

代趙尉上丞相

寒酸一尉不當詣相國之門

韓詩酸寒，漂陽尉。

齋沐三熏輒復

飾小夫之櫝

韓文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莊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櫝。

忘此身

之為不肖

韓文忽忘身之不肖，今謂青紫其可拾。

恃在上之有仁人

韓文今有

仁人在上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待吾相也。

斐然抽毫

謝莊賦抽毫進

牘以命仲宣

惕若負刺

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霍光傳若有芒刺在背。

切惟大臣

事君以得士為急後學進身於知己獨難如將恥有道

之賤貧

東坡集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

烏得安不求之聞達

諸葛丞相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

達于諸侯

故水火之急當大聲而疾呼

呼呼箇切韓文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

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也而根柢之容患無因而至前

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燕趙如椎汝穎如錐所愧

處囊之無穎

啟顏錄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曰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錘祖曰以

我鈍槌打汝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得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天地為鑪陰陽為炭何嫌躍冶之

不祥

賈誼傳天地為鑪今造化為工陰陽為炭今萬物為銅莊子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為莫邪大

治必以為不祥之金

惟其有不並蓄而俱收

韓文俱收並蓄待用無遺

然後可

以高舉而遠引以古待吾相儻未獻昌黎之書

韓文上宰相書

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況懷辭大臣何敢賦少陵之句

杜詩常擬

報一飯況輒忘三瀆

易再三瀆瀆則不告

猶幸一陶

崔駰傳坏

恭

惟某官道純粹精

易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德直方大

東坡賀韓丞相

啟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

恢然秉鈞當軸之望

千車

秋傳贊車丞相履尹之列當軸處中

見於縫掖章甫之時

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縫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

六館諸生仁勇未窺其全美

唐百官志祭酒司業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

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四律學五儒學六算學也昌黎太學生何蕃傳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力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
茲非其勇歟

三年博士聖賢已兆於相逢

韓文三年博
士冗不見治

又聖賢相逢

方將破崖岸而為文

韓文既噤不得施用
則盡拚去牙角一躡

治具畢張

故蹤破崖

俄遽登瀛洲而給札

唐太宗初作文學館以
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

岸而為文

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司馬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

札師古曰札木簡之小薄者

獨儀烏府朱博傳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

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

數進鯁言鯁通作鯁徐氏曰古
有骨鯁之臣遇事敢

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刺骸不從俗也漢陳平傳至諸史中五六處字皆从魚

廣韻刺在喉又骨骸蹇諤之臣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喞
咽歐陽氏曰骨骸二字說者多誤以骨刺喉為說宋景
文以骨強四支冠其上以骨書之蓋欲正世人之失又

於本贊尾後出體正一語蓋欲互見二字可通用二字
訓堅強正直之義骨體猶言骨立之類按新唐書李棲
筠傳贊云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
有忠臣謂之骨體又云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體正
有愧於旋陞端殿之崇後唐明宗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宋明道二年改

承明殿為端明殿復寢陟宥庭之密詩基命宥密注宥寬密寧也此借用

宋人以樞密領眾職甚稱上意獨與漢樞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厲

院為宥庭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有一德克享天心迄調商鼎

尚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璇璣密運

明命東方朔傳伊尹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平象緯於泰階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文選玉衡正而泰階平杜詩天闕象緯逼寶

歷紹開演鴻休於神策

梁書畏上天而躬寶歷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寶鼎神策又天增

授皇帝太元神策

退小人進君子邦其永孚于休

尚書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扶皇極正人心公有無窮之聞

尚書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

然且日下七十士而無驕士之色

劉向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

抑將歲用八百員而破

限員之私

舊唐書崔祐甫傳常袞當國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

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新唐書李絳傳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員德宗曰公多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故孰知其才

無毫髮絲粟

之遺

老泉集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材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

為木屑竹頭之

用

陶侃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

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洋洋動于于來者皆

有歲不我與之歎

韓文洋洋馬動其心峩峩馬纓其冠于于馬而來矣

袞袞登紛

紛厭者復無世不吾知之憂

杜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

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自非頑頓隗垢而悉無寸長

賈誼傳頑頓無恥隗話無

節師古曰頓音鈍隗音胡結反話音后謂無志分也說文隗頭斜骹隗態也隗韻傾頭作態也音顯孰不

叫呼攀援以求伸尺屈

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有身也

伏念某

叨承王冑僅讀父書

趙奢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乏李白之文

章莫望六丁之取

韓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

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

無劉向之經術難希太乙之知

見前代趙

縣丞上衛參帥條

顧念青瓊

王獻之傳青瓊我家舊物

悉由白戰

漁隱叢話云歐公守

汝陰因雪會客賦詩禁體物語如玉月梨梅練絮露鵝鵝銀等事皆禁勿用東坡守汝陰得雪會飲聚星堂約客賦詩效歐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等為比不使皓白鮮素等事落句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語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常恐墜箕裘之緒

見上條

且重為門戶

之羞

晉書郗鑒傳是臣門戶子弟孫盛傳自是關君門戶事南史王曇首傳門戶何寄王訓傳是興門戶

者陸慧曉傳顧琛一公兩椽英英門戶王奐傳百年門戶宜思後計夏侯湛傳承門戶之業王茂傳成門戶者必此兒也新唐書奸臣傳許敬宗除著作郎故自脫懷喜謂所親曰任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

綳以來

綳通作繡音與崩同說文束也廣韻束兒衣漢書襦襜孟康注即今小兒繡韓詩爵勳逮僮隸

簪笏自懷繡

惟知力筆硯之技解后兩隨於秋計蹉跎獨黜

於春官

並見前

再屈於人未能續三世登科之記

揮塵錄李昌武

宗諤之子昭邁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邁子果卿果卿之子士庶皆不逾是歲登甲科三世俱曾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東觀奏記宣宗尤重科目鄭顥知舉帝索科自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今後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按續編次此登科記之始也宋洪适編大宋登科記三十二卷自建隆庚申迄紹

興庚辰二萬三千六百人有奇李椿揆中興登科小錄
三卷自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取名字鄉貫三代諱刊

之一行作吏亦既踰十年不調之期見前墮在常鱗凡介

之行韓文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絕無虬蟉蟻子之援韓文當其圍守時外

無虬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歸意濃而宦情薄徒索米以何為

東坡送路都曹詩序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
事公責之曰何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請留別其略

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數曰吾
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餘見前君

恩重而臣命輕欲製衣而豈敢東坡到昌化軍謝表恩重命輕咎深責淺離騷

製芟荷以為衣俯隨篳擁揚雄傳或擁帚篳而先驅應劭曰鄒行之燕昭王郊迎擁篳為之先驅師

古曰簞亦以埽者也互見後

仰賴甄收惟其識我公之如古人是

提孤身而進門下所望翹材之館不遺光範之書

並見前

或一經於品題

李白與韓朝宗書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必百倍於光價

唐文

粹生其羽翼長其光價韓詩光價豈止百倍過

小草有遠志已為深根固蒂之

謀

山谷詩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材則殊氣味

固相似老子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大廈無棄材願借枯木朽株之

託韓詩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鄒陽傳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代上宣同知

繒○宋史本傳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兵部尚書

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卒贈太師謚忠靖

登庸瑣闥

尚書疇咨若時登庸孔傳誰能咸熙庶績順
是事者將登用之李頎詩徒言青瑣闥不愛

承明廬

翊贊機庭五材誰能去兵寔自右樞而基命

左傳天生

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詩基命宥密注基始命信宥寬密
寧四人丕單稱德聿觀左衽之革心尚書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

德孔傳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
其德又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一賢得輿

易剝上九君子得輿小人

剝廬疏君子居之則為民覆
蔭使得全安則得車輿也

多士舉笏

自警編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寮

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
懿敏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

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
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劉後村詩話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庭至于
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要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
頌聲所見高于石徂徠一等矣

恭惟某官心潛百聖

法言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

於文王矣達之顏子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識洞萬微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孔傳幾微也

兩學諸生共服何蕃之仁勇

詳見前繒由太學兩優釋褐

三年博士

獨推韓愈之公明

韓文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又進學解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繒由太學博士召試為校書郎

六鼇方戴於海中

列子渤海

之中有大海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
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

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
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鼈華嶠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
藏室道家蓬萊繒嘗為秘書少監
千騎忽臨於江右

漢書東方千騎長人古辭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
婿居上頭繒權考功郎出知吉州即今吉安府
載馳

使蕩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注謂為
函器盛飾繒提點福建刑獄
重入郎闈遷考功
員外郎

進領袖於羣仙晉書魏舒堂人之領袖又後進領袖
有裴秀唐詩引領羣仙上紫微文選羣

仙縹緲餐
廣登庸於千佛唐王保定撫言張倬東之
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

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
合從碧落韻會碧落天也
杜詩碧落真難

陟青雲不可梯李詩步綱繞碧落王摩詰詩鳳宸朝碧
落又碧落風煙外李陟詩碧落高高雲萬里山谷詩心

似蛛絲遊碧落

徑啟黃扉

翰苑新書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熊轡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宋子京詩

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

顧展轉於納言

尚書命汝作納言

復回翔於批勅

禮記回翔焉李蕃傳蕃遷給事中勅有不可遂於黃紙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蕃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

名批勅耶

公蓋得賢人之久

繫辭可久則賢人之德

上亦占已日之孚

易革已日乃孚彖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注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繹師虞

尚書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傳出納之事當與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

晉

陪兵柄

繒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

精神千里

李尋傳本強則精神折衝家語折衝千里

外掌股四夷

國語將還玩於掌股之上以得其志注還轉也玩弄也脛本曰股袁紹傳譬之嬰兒

在掌股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張
元傳則邊章之徒宛轉掌股之上矣
齊人歸鄆謹之田

曾無亡矢遺鏃之費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
陰田三田即汶陽田為齊所侵者

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固已困矣宋史嘉定元年金人
來歸大散關及濠州蓋
以韓侂胄首易之也
竇憲據高文之憤必有犁庭掃

穴之期

班固勒燕然山銘有漢元舅竇憲爰該六師跨
安候登燕然躡冒頓之區落楚老上之龍庭將

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漢書匈奴
傳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師古曰犁耕也
然所憂

正重於所忻

王羲之傳與會稽王箋陳殷浩不宜北伐
并論時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曰
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
故知已當詳於知彼
孫武子
凡戰知

已知彼然後可也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
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惟事事

備難察察言

俱見第一卷首條

寇萊公之拜同知邊徼聞風而

交懼

寇準傳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淳化二年拜諫議大夫樞密院副使改同知院事

范文正

之除副使士夫置酒以相驩

職官分紀慶厯初方委任韓琦范仲淹入討元昊元

昊大懼上表稱藩上曰昊賊納欵皆琦仲淹之力也即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欣然士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范仲淹非惟為社稷之福乃天下生民之幸世皆以此望公公當出而拯

世天民非子覺而誰也惟尹暨湯

尚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宰相

以時來則為之安劉必勃

張嘉貞傳宰相者時來則為之豈能長據詳見前高帝紀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如某者夙持蹇拙

柳文驅去蹇拙手目開利

全蹈

迂踈恥忍貧於有道之邦強顏拾第

見前

疾沒世於無稱

之域妄意策名

左傳策名委質魏志臧洪傳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韓文況策名

於薦書

效官既局於卑微

莊子智效一官杜詩名位豈肯卑微休

臨事每牽

於才分

分符問切

徒持文墨

蕭何傳徒持文墨議論

頗慕老蒼

杜詩結交皆老

蒼韓詩田巴兀老蒼山谷詩兒中兀老蒼

縫霧裁雲本欲和其聲而鳴國家

之盛

杜詩裁縫雲霧成御衣韓文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

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穿天出月今乃破其體而成窮苦之言

皇甫湜顧

況集序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脅意外
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也韓文懽愉之辭莫工窮苦之
辭易好張文潛集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
賈閻仙之流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東坡詩胡為三
十載尚作窮苦辭

人憐王某之文最宜為誥

昌黎王仲舒神道碑天子曰王某之

文可思最宜為誥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自笑盧殷之讀止用資詩

昌黎盧殷墓志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然使之
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

作一頌以勒燕然

竇憲傳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降者前

後二十餘萬人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否則草尺書

而招贊普

新唐書吐蕃列傳吐蕃本西羌屬在析支水西其俗謂強雄為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

贊普東坡詩小臣願對紫
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
於人未肯多遜
昌黎潮州謝上表紀泰山

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
前之偉績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雖老尚堪

一行
舊唐書李靖傳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元齡曰靖雖年老

固堪
一行騎驢到京自己舉頭於白日
昌黎孟生詩騎驢到京國欲和熏風琴舉

頭看白日泣
上馬橫槊誰令仰脅於青天
槊色角切牙屬通作稍南

史桓榮祖傳或曰何不讀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
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

犬羊乎李詩蜀道難難於上
青天又捫參歷井仰脅息
不惟入悽愴之岷山
岷山在今

茂州即隴山之南首直上六十里可望成都山海經岷
山江水出焉而東流注於大江杜詩珠玉走中原岷峨

氣悽

又使度嗚咽之隴水

隴山在隴州西北六十里山高而長其頂有泉說文云隴

山天水坂也辛氏三秦記云隴西關其坡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閩中人以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周地圖記云其山高處可三百里登高東望秦川可五百里目極泯然桑梓與雲霞一色其上有懸溜吐於山中為澄潭曰萬石潭流溢散下皆注於渭東人西役升此而望故鄉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是此山也杜詩磨刀嗚咽水奪其數寸之管

管筆管也崔豹古今注蒙恬作筆以枯木為管史官載事用彤管言以赤心紀

事王子年拾遺記張華述博物志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管庾廙字幼簡侍中袁彖雅慕之贈以象牙筆管

梁元帝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珽管書之歐陽通詢之子自矜能書必以犀象為管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筆管奇采爛然因為賦報之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青箱雜記紀少瑜嘗夢陸倕授青鏤管一束白樂天元微之應制科有織鋒細管筆攜以就試韓文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授以丈二之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

爰

爰音殊說文以投殊人也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有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詩伯也執爰為王前驅

釋名爰矛爰味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桎於車上使殊離也杜牧詩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爰

馘獻阜郊取印頗如於斗大

馘古獲切說文軍戰斷耳也詩在泮獻馘方輿勝覽

阜郊堡在天水軍天水縣東北四十里去秦州三十里宋有阜郊博易鋪場舊隸沔戎司劉甲為利路安撫乞

還本司劉昌祖在西和州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
劬昌祖不救遂棄阜郟按宋史寧宗嘉定七年四川制
置司遣提舉阜郟博易務何九齡率諸將戰於秦州城
下敗還十一年春正月金人圍阜郟堡二月金人破阜
郟死者五萬人十三年九月金人犯阜郟堡沔州統制
董焯等與戰大敗宋劉時舉中興編年通鑑云嘉定十
一年正月金人圍阜郟堡二月陷阜郟王師與戰勝負
半之死者五萬人制置司招忠義人復阜郟三月利州
統制王逸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忠義人十萬出攻
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忽王逸傳劉昌祖之命退師
而忠義軍遂潰金統制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
阜郟不克引兵趨西和州劉昌祖焚西和州而遁金人
陷西和州昌祖奪五官韶州安置周顛
傳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威申赤谷積甲
幾至於山齊

珍徒典切說文盡也左傳俾珍其師赤谷
有二漢書陳湯傳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

入至赤谷城又從間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滇池西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賈逵永平頌威震赤谷此西域赤谷也此赤谷在今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杜詩晨發赤谷亭艱險方自茲指秦州赤谷也上文所謂忠義人攻秦州至赤谷口即此赤谷也東觀漢紀劉盆子與丞相已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劉子玄史通曰赤眉既降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血流漂杵之說也梁書高祖紀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韋叡傳叡破魏軍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李詩積甲應將熊耳齊

豈期一

落千丈之強

韓詩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乃在百里九十之半

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九此魏言末路之難注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

尚削爵自難聯向闕之鑣

馮唐傳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韓詩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雍齒封侯

何敢拔擊柱之劍

張良傳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

矣叔孫通傳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雖一發五犯舉員粗備

詩彼茁者葭壹

發五犯于嗟乎騶虞注豕北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儀禮注詩有一發五犯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宋史選舉志初選人四考有舉者四人得磨勘遷京官始詔增為六考舉者五六人須然九門八翼第考尚虧
陶侃傳夢生八翼有本部使者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猶泥在甄只

合大鈞之問

董仲舒傳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

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劉禹錫問大鈞賦序云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抄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數起伊人理之不可曉也將質諸天乎謹貢誠

析薪匪斧誰為蟠木之容

詩析薪如之何

匪斧弗克疏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得斫之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師古曰

雅聞嚴徐之奮飛

韓詩東馬嚴徐已奮飛枚臬即召窮

且率出歸張之吹送

韓詩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注孟郊為

歸登張建封所知

非親非故誠無半面之夤緣

唐崔祐甫為相不至期年而除

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謝承後漢書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是車匠識而呼之北齊書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陳後山詩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間半面人元稹詩半面契終始夤通作夤夤緣連也韓詩青壁無路難夤緣

立已立人所望高情之特達

四子講德論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禮記珪

璋特達德也疏云行聘之時唯執珪璋得特通達不加餘幣正義云聘享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珪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互見前

惟是賀厦之燕

淮南子湯沐具而蟻蝨相吊大

厦成而燕雀相賀東坡詩驚飛賀厦燕

便學鳴秋之蟲

王褒傳蟋蟀俟秋吟古今注蟋蟀一

名吟蛩一名寒蛩韓文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非所謂氣和而言甘

韓文心醇而氣和左

傳幣重安得必命通於心肯

翰府名談云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

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先鋒乞推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誠有命也尚念某從軍無狀
傳介子傳以從軍為官史記繇之治水無狀注言無功狀詳別見

已事何言

賈誼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已事可知也蕭望之傳此已事之驗也

然或蒙羞

蘋藻於王公

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蓋於王公固猶能蒸芝菌之祥瑞菌音窘說文地蕈也爾雅中馗菌疏大者名仲馗小

者名菌柳文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東坡詩枯朽猶能出菌芝定

百四十三人元功之籍難爭汗馬之勞漢功臣表漢興自秦二世元年

之秋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

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究其本末并敘位次以昭元功之侯籍云蕭何傳汗馬之勞作千

二十四字聖德之詩或助飫羶之奏韓文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

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畧云乃以上辛

於郊用牡宵昇於丘奠璧獻聿飫沃羶鄉產祥降嘏

代上曾運使樂

庾吏抱關將踐更而受代

庾音與說文水漕倉也一云倉無屋者詩傳露積曰庾詩

我庾維億疏庾是未入倉困昭帝紀注貧者願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臺郎

持斧行奏記以遄歸

虞詡傳臺郎顯職仕之通階李詩臺郎選才俊張謂詩共襍臺郎被

漢武帝紀遣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朱博傳文學儒史時有奏記文心雕龍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詩式遄其歸

列子不若遄歸遄速也

所幸隸容察之中

韓文受容受察

亦既拜存全之

賜未遂托根之願

山谷詩託根桃李場

難忘繞樹之情

魏武帝短歌行繞樹

三匝何枝可依伏念某才不逮中知難語上學詩學禮固非但

志於世科肯構肯堂不謂失身於門蔭

尚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易臣不密則失身趙廣漢傳失身墮功
司馬相如傳文君既失身於司馬山谷詩失身來作管
城公晉書范宏之傳階籍門蔭屢登崇顯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
于國學受業及二年審官院與判監官
頃嘗鸚舉後漢樊準

考試其業乃以名聞文選門籍勲蔭

頃嘗鸚舉

後漢樊準

薦龐參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鸚

竟作鷓飛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鷓退

孔融薦禰衡亦云語出鄒陽傳

莊子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

飛過宋都

眯目簸糠又強顏於秋賦

莊子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

則通昔不寐矣賦鄉貢也晁錯傳乃以臣錯充賦薛能
下第詩秋賦春還計盡違自知身是拙求知盧嗣業詩
徒步求秋賦持杯給暮饘宋太平興國八年轉喉振手
詔歲選秋賦是日鼻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

還觸忌於冬烘

昌黎送窮文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

志也撫言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乃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葉少蘊避暑錄話云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錯認顏標之

行且及瓜

見前

誰其采

菲

詩采葍采菲無以下體葍音豐蕪青也菲始鬼反爾雅菲芻詩箋云此二菜者上下皆可食而其根有美

時有惡時采者勿以根惡而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不可因色衰而并棄其禮

人不易

知而知亦未易固乾璞之可羞

范睢傳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應劭傳昔

鄭人以乾鼠為璞齧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縞十重夫睹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注縞音縞

公固求

士而士不自求恐缶鐘之難辨

莊子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郭象注各自

信據故不知

妄乞一封之奏

韓詩一封朝奏九重天

或為再命之

階

周禮再命受服

敬為曾南豐試展辦香之禮

陳后山詩素琴久絕絃碁酒頗

闕供向來一辦香敬為曾南豐

何為陳師道長令三徑之荒

陳后山詩耕蠶無一

屢庖井要三徑又蕭條寒巷荒三徑又三徑未成心已冥世間惟有白鷗知山谷詩何為陳師道白髮三徑草

恭惟某官學者泰山

新唐書韓愈傳贊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國

之喬木撐腸文字抉雲漢而批天章

盧仝詩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

卷東坡詩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又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

滿腹精神噓海岱

而出雲氣

溫嶠傳錢世儀精神滿腹韓文龍噓氣成雲尚書海岱惟青州

昨倦握蘭之

直

應劭漢官儀尚書郎伏奏事與黃門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洵收分竹

之庸

唐子西詩漢節從分竹劉鞭不用蒲

禮樂之遣使臣惟道王之志慮

周禮秋官掌交道王之德意志慮使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注好者行之惡者辟而不為

仁義之利

吾國肯隨俗之酸醎

韓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醎

然而華原隰

之中

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毛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先君命無遠無近如

華不以高下易其色孰若引星辰而上

杜詩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

所聞四輩

之召

新唐書馬周傳中郎將常何言臣客馬周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乃遣四輩督趣之

不出

期月之間山川出雲皆望及時之潤

公羊傳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

樓臺近水寧無得月之思

范文正公鎮錢唐兵官皆

被薦獨巡檢蘇麟不過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公即薦之詳見前

勉驢技之

一鳴

柳文黔無驢有好事者載以入放之山中虎視之

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蹴之

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

乃希馬價之三倍 韓文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

增三 畫地作餅固知無補於飢腸

魏志盧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

有四總八達之誚帝疾之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點鐵成金尚冀少

回於頑面

傳燈錄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
永銀徒可玩入煨則飛去山谷與洪駒父書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
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代上林提舉

行知

服百里之勞偶逃訶譴

賈誼傳大譴大何之域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

干六條

之察尚冀吹噓

六條見第一卷上曾運使條鄭泰
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初非

俊偉之才

王褒傳褒有俊才儒林傳兒寬有俊才王充
傳以俊才知名虞詡傳子恭有俊才楊脩傳

好學有俊才龐參傳卓爾奇偉高才武
略有魏尚之風成公綏傳少有俊才

及乏依乘之舊

李靖贊依
乘風雲

乃敢持小人而累君子其殆恃我公之如古

人竊以褻斜二谷之深未如選穿

漢溝洫志褻水通渭斜水通沔師古曰褻

斜二谷名其谷皆各自有水耳順帝紀注褻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褻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

呂梁千

仞之峻豈若縣灘

莊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所不能游也

注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

是以繡衣之衰揚

杜詩繡衣春當霄漢立

罕及銅

章之疎賤

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然舉筦庫舉賊

盜尚且推賢

禮記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

為公臣曰其所游解也可人也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甫大盜也學於孔子後漢書左原傳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韓文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又古之進人者或取
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
況有社

稷有人民是亦為政嘻亦甚矣

禮記嘻其甚也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

委而棄之必有命世之賢

劉向傳贊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

魏志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裴駟史記序信命世之宏才也索隱云按孟子云其間必有名世者趙岐云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此言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于世也乃能反今之俗伏念

某名為宗姓寔則儒生不忍窮於多士之時妄斗升之

嚙嚼

嚙音讒與饒通韓詩雖食八九無嚙名嚙噬也雖

得雋於一科之末竟分寸以躋攀

左傳凡師得雋曰克韓詩躋攀分寸不可

上九載績用之弗成

尚書九載績用弗成

三仕令尹而無愠所幸

拙勤之相補

莊子聞道雖晚而以勤補拙也陳後山詩拙勤終不補他日愧無傳山谷詩他人勤

拙猶相補

不逃裁鑒之至公烏獲力足為器足施維其時矣

柳文有行三塗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于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其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力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詩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伯樂過不睨遇不顧誰復念之

韓文木在

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敢裁小子之章試作大鈞之問

見前代上宣同

知恭惟某官眼高四海

東坡詩眼高四海空無人

胸綜九流

綜子宋切說文

機縷也又作孔切郭璞巫咸贊經技是搜術藝是綜九流一曰儒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法五曰名六曰墨七曰縱橫八曰雜九曰農穀梁序九流分而微言隱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使其人遭明主聖王得所折衷皆股肱之材也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

自其不辭小官

於州縣之時已知可以大受為社稷之器

袁宏詩汲黯社稷器棟梁

天表

屹持家學

左雄傳諸生試家法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

傑立朝行

行寒剛切

詩真彼周行傳列也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韓詩使獲升朝行

再轉為丞至於三而

無悶

韓文再轉為丞茲邑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說文悶懣也

一麾出守取其二

而無嫌

選詩一處乃出守

上嘉風雷之新

易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中有星軺之遣塞帷燭隱按行蔽芾之甘棠

後漢書郭賀字喬卿

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貌以彰有德唐賈琮冀州刺史之部言曰刺史當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帷百城聞總轡馭姦蒞蒞蒞遲之風震竦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苞栩

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曰君獨無蒞蒞也山谷詩寄語諸公肯蒞蒞又能澆茗椀蒞蒞我又一朝

被蒞蒞又蒞蒞用神兵又其誰蒞蒞汝又蒞蒞瘴霧姿又道家蓬蓬見仙伯我亦蒞蒞與清流詩周道逶遲又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稷黍

尚念一寒之迹

范曄傳范叔一寒如此哉若

為寸進之謀

老子不敢進寸而退尺韓文進寸退尺卒無可成

幸而桑梓之偶

同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或者蒯管之可采

左傳雖有絲麻無桑管蒯

儻使藏

舟於楚壑半夜遽移

莊子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

是雖操瑟於齊門三年奚益

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

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

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敢裁小牘試卜終身鵙鵙之

有秋天恐即登於碧漢

杜詩蛟龍得雲雨鵙鵙在秋天

龜魚之蔭瓦影

望亟轉於清波

韓詩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應科目時與人書庸

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代回袁通判求汲引

同官為僚淒其一夢

左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詩緜兮綌兮淒其以風注淒寒風也杜詩白首颯淒其東坡詩舊遊空在人何處三十三年真一夢千里

命駕厚甚尺書

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史記若使一介奉咫尺書

古樂府中遙驚吳下之非

江表傳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後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于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諭何一稱穰侯乎愧乏郢中之和文選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
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恭

惟某官抱負甚偉

後漢儒林傳抱負墳策雲集京師韓文抱負其業東歸于家

揚歷

彌深當日鸞棲困打頭之矮屋

仇覽傳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

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鷄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鷄不若鸞鳳渙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太學天寶遺事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東坡與子由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

誦經史忽然
欠伸屋打頭
乃今驥展會
籛足於浮雲

蜀志龐統以從事守萊陽令不

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始當展其驥足耳漢天馬歌志傲儻精權奇籛

浮雲晚上馳注籛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晻然而上馳

顧恐陳人

莊子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或能為地

灌夫傳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詳見前

喚殷兄呼張丈各無少年

之誇

白樂天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東坡詩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

謁

周君抵李生甚思得交之幸

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

德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脩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

生退未嘗不發愧也

只恨鴻毛泰山之輕重

司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趨異也東坡集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
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
決非鶴髮

老子之堪任

梁庾肩吾詩鶴髮辭軒冕鮑背烹葵菽杜
詩清秋鶴髮翁庾信賦鶴髮鷄皮馬援傳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陶侃
傳老子婆婆正坐諸君輩

某有可推賢尚書推賢讓能寧當愛

力韓文吾豈有愛於力乎哉

今作禁門鍵頗切懷歸

陳后山詩昔為馬口銜今作禁

門鍵詩豈不懷歸

贈以金錯刀別規效報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英瓊

瑤

代回謝判院 求推轂

暮年作別又占騎氣之來

漢志車氣騎氣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

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東坡詩馭風騎一見甚懽便辱
氣我何勞揚廷秀詩乘風騎氣不用行

雄文之寵喜邂逅之適願

詩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忘衰拂之過情

恭惟某官鄉里清門

杜詩於今為庶為清門

朝廷素學佳人在空

谷愛莫助之

杜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詩愛莫助之

公子是監倉寧無

識者

東坡詩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

君來何暮

庶范傳庶叔度來何暮

我

計已成

魏志杜襲傳吾計已定卿勿復言東坡詩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

自此恐有出

處之疎奈何敢當推輓之寄

左傳或推之或輓之

某罔功曳履

馬周

傳鳴玉

決意投簪

文選昔聞投簪逸海岸又聊以投吾簪

某水某丘所釣

遊敢祈加敬

韓文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

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

在阡在陌可來

往請俟倦歸

韓文古之老子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并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

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回林省元

求牒試

逃虛空之境過辱寵臨

莊子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甍鮑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從

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欬其側者乎

讀駢驪之文益加謙吳

柳文駢四驪六

報於何有

左傳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藏弄為榮

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主

皆藏弃以為榮師
古曰弃亦藏也

恭惟某官秀出七閩

閩東南越周禮職方氏七閩注

叔熊逃難於濮蠻其後分七種東坡詩青山漫漫七閩路

僑遊三楚

韻會僑寓也增韻旅寓而居也

別作審史記貨殖傳夫自淮北海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

章長沙是南楚也

舊聞林藻科目之選

唐林藻莆田人貞元中進士累官侍御史藻披

之子披有九子俱為刺史號九林而藻蓋尤知名

實出常袞教育之前

新唐書常袞傳

袞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

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韓文歐陽生哀辭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時未幾皆化翕然詹

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

晬然風標

南史柳愷傳風標才氣恐不能為少

主臣任昉進封衡陽王詔風標秀實是苗裔離騷帝高陽之苗裔

兮詳欲作搏鵬扶搖之快莊子冥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法言或問特在彫蟲篆刻之工吾子少而

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韓詩天葩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吐奇芬幸擷天葩早收地芥

夏侯勝傳士病不明經術舊唐書今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之舉人有某重勤覓舉

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之舉人有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上啟陳詩惟希欬唾之澤摩

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舊唐書今求之稱未是知人之辭察其形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

見矣又薛登疏方今舉士俗號覓舉覓史記者自求也是以耿介之士羞于自拔極欲備員博士

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也申屠剛
傳武帝時相許昌等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庶謹為
丞相備員而已杜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

顧慙

識賢之不先且復聞命之已晚誠不忍竒寶之橫道愛

莫助之

韓文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

何待譬美

玉之即人會有識者

後漢書逸民傳即人者人亦即之
注即就也東坡答黃魯直書此人

如精金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
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

回卓省元

求牒試

辱賁儷牋見需舉牒

賁需
卦名

諸弟子隨臣久矣宿諾已多

叔孫通傳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大樂正詔王升之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限員有數禮記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然以橫棄道傍之寶

見上條

孰無欲出門下之

心

韓文柳子厚墓志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思成物之成更俟暗

中之摸索

語林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

亦可

問有餘曰有則當送上以吹噓

杜詩惟藉吹噓送上天韓詩青冥送

噓吹

回張學諭

求牒試

辱賁儷牋見需舉牒當暑絪絺綌君未謂之失時大寒

索衣裘僕且疑其已晚

法言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蓋卜稼當先

於嗣歲

禮記社之日位卜來歲之稼注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詩再燔再烈以興嗣歲

非積薪

可望於後來

汲黯傳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按積薪事如此用極活及觀李衛公積薪

賦云雖後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又得翻案之法始知文章妙處無窮在人筆力斡旋之耳嘉魚得

賢與共之愛而莫助

詩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有

馬借人今亡矣報不成章

詩歧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回鄭解元

求牒

百適裝懷見賢不敏

游俠傳陳遵為京兆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故事有百適者

斥滿百西曹白請斥東坡詩號訴甘百適文選牒訴恹恹裝其懷左傳謝不敏焉

朋緘委貺取

數何多

獸二為友具二為朋詩朋酒斯饗毛傳兩尊曰朋禮記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

恭惟某人傑出七閩僑遊三楚

見上回林省元條

寸心如水家

有履聲

李詩男兒方寸心杜詩退食遲回達寸心王荆公詩千里歸來一寸心鄭崇傳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又我識鄭尚書履聲

兩鬢成絲客無羶坐

杜子美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鄭公樗散

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又戲贈鄭廣文詩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

顧慙溢格無可薦

賢大寒而後索衣裘愛馬莫助

見上條

明月以暗投道路

報不成章

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回李新恩

求宏詞文字○宋紹興三年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

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今一古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

者召試

討論宗派不無意於通家

孔融傳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

以簡重自居勅外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語門下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柳詩通家殊孔李舊好即潘楊東坡詩喜見通家賢子弟

問訊淵源知有心

於緯國

晉書躡履問訊杜詩道甫問訊今何如成帝紀儒林之官四海淵源班彪傳敷文華以緯國典

守賤薄而無悶容

贈言甚辱

荀子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說苑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辱猶

屈也士昏禮今吾子辱請吾子就宮注以白造淄曰辱疏云謂以潔白之物造置於淄色器中是汙白色猶今

賓至已門亦辱

借聽則孤

韓文借聽於

聾求道於盲

恭惟某人

胸湛秋霜

唐卓行傳元德秀其志凜凜若秋霜爭嚴孫楚書志厲秋霜梁簡文詩影類九秋霜

翻春潦晁董公孫之對固是世科

晁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上親策詔之武帝紀詔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發問或以書對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稷契

臯陶之良亦其家學顧薄人間之風日

梁四公記羅子春為梁武帝入

龍洞求珠得食如花藥膏飴食之香美賚食至京師得
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食唐蘇鸚杜陽雜編寶曆二
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舞態豔逸非人間所有每舞罷
上令內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山谷詩人
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又欲裁天上之煙雲

杜詩揮毫落紙如雲煙
又裁縫雲霧成御衣

千金寧殫於屠龍

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

離益殫千金之家

一箭即觀於中鵠某語力已腐

韓文弱于才而腐于力

論才亦庫所謂博學所謂宏詞昔嘗親炙

韓昌黎答崔立之書夫所

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
者乎又送鄭十校理序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
可謂親薰既傲翰林既傲相國今已迷津

韓文既傲宰相又傲翰林

其將何求李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孟浩然詩桃花何處是遊子已迷津山谷詩坐閱歲月代青雲已迷

津初非有得魚之筌

莊子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乃蒙問不龜之

藥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

同姓也同業也詎敢吝一編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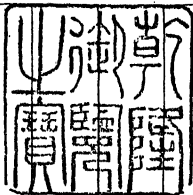
韓文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張良傳良遊下

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曰孺子下取履良為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

自求之自趣之更願

博萬卷之讀

杜詩讀書破萬卷山谷詩要讀田郎萬卷書



四六標準卷二